

试析《蒙古秘史》中的古史传说

色 音

《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中的许多传说都和成吉思汗家族的系谱有着密切的联系。《秘史》中所记载的大部分传说是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系谱中分离出来的,可以说是整个黄金家族系谱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离开黄金家族的系谱去孤立地分析那些传说的话,就很难得到一个完整的解释。那些传说不仅是黄金家族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传授祖先历史和文化的的主要信息来源。它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历史化和伦理化的倾向,从而形成了蒙古民族古史传说的雏型。古史传说的历史化和伦理化的交叉点上往往产生出明显的政治意向。正如谢选骏同志所说:“古史传说产生的动力,不仅有部落生活的要素,要有为本族寻求更古老,更高贵的神秘渊源的现实政治上的需求。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乐于在其中注入宣扬本家族显赫历史的内容,古史传说的要质,在于为统治阶级寻找领袖权力的理论依据,它,采取了现世主义的形式”^①。《秘史》中的古史传说正是采取这种“现世主义的形式”,神化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宣扬它有一种神秘的来源——“天”。《秘史》一开头就记载着“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妻子豁埃马兰勒,一同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兀儿罕山前住下”^②这样一段带有神秘色彩的起源传说。这一传说具有明显的为成吉思汗家族“寻找领袖权利”的政治意图。阿兰豁阿的传说、孛端察儿的传说、都蛙锁豁儿的传说等无一不是这样。

黄金家族的系谱是从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从天而降的神话传说开始到帖木真时代为止,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了若干传说。其中产生传说的周期有长短之别,有的隔几代以后产生一个小的传说,而有的隔十几代之后才产生一个大的传说。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的传说和都蛙锁豁儿、阿兰豁阿的传说之间隔了十代,而都蛙锁豁儿、阿兰豁阿的传说和合不勒汗的传说之间隔了八代,不仅产生传说的周期越来越短、并且传说的规模也从大型向小型转变。系谱中分离出来的若干传说中,大多数是单独分离出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传说是和另一个传说同时分离出来,并和另一些传说并存。

成吉思汗家族的系谱在世世代代的传承过程中由于隔代时间距离过长,必然要产生某些变异,这和它的口口相传的特点有关。从系谱流传和从中分离出来的传说的演变来看,越是古老的传说越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传说从系谱中分离出来的时间越早其神话色彩也越浓。系谱中分离出来的传说基本上沿着从神秘性的超人间式的传说向比较符合历史真实性的世俗式传说这一路线发展而来的。这些传说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史实大致相符的,另一种是与史实既相符又不相符的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的。起初,系谱中分离出来的传说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它和神话之间的差别比较模糊,甚至有时很难分清二者的区别。后来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的神秘色彩逐渐消失,变成了真正的世俗传说。系谱系统中产生的古史传说,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往往和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发生密切的联系,古史传说内部往往

穿插着一些宗教性的内容。那些古史传说开始从系谱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往往自发地带上一一些宗教性内容。到了后来，特别是到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的时候，后人对它进行有意的修改，以便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此在古史传说中人为地加进去的宗教性内容开始增加起来了。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传说和都蛙锁豁儿的传说。

《秘史》所载篇幅最长的传说就是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传说。这一传说是以折箭的故事开始，又以折箭的故事为结束的。《秘史》中说：“春间的一天，煮着腊羊肉，给别勒古讷歹，不古讷歹，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刺只，孛端察儿蒙合黑五个儿子吃，叫他们排列坐在一边，每人给与一支箭，使他们折断。他们很容易的折断了。又把五支箭合起来使他们折断、五个儿子轮流着折，都未能折断。因此，阿兰豁阿母亲说：别勒古讷歹，不古讷歹你们俩人怀疑这三个儿子怎么生的，是谁的孩子，你们的怀疑是对的。然而你们不知道情由。每夜有个黄白色的人从天窗照耀进来，抚摸着我的肚皮，那光透入我的肚皮。那个人可随着日月的光亮像黄狗似地爬着出去。你们乱说什么？这样看起来将是天子吧！怎么可以和凡人相比？将来做了普天下的帝王，人们才能够晓得这个道理。阿兰豁阿又教训五个儿子说：‘你们五个儿子都是从我的肚皮里生出来的，如果一个一个地分散开，就象一支箭似的会被任何人所击败，你们如果能同心协力，那就象合起来的五支箭似的坚固，不会被任何人所击败’”^③。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它是一个头尾齐全的完整的传说故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感光生子的神话是作为这一传说中的有机部分而出现的，而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神话，有人认为感光生子神话和五箭训子传说是“性质和类型上不同的两种故事”^④，“两个故事从形式到内容并没有缺一不可的内在关系，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也看不出二者的必然联系”^⑤，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虽然我们可以把它看做单独的两类故事，但把二者写进《秘史》后已经变成合二为一的统一体了。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作者并不是随意地、偶然地将其揉和在一起的，而是根据需要使二者有意地串连在一处，表述了明确的政治意图。它写进《秘史》之后不再是原来的单独故事了。这两个传说故事在其它历史文献中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一起出现，有时和另外一些传说故事联系在一起。那些记载虽然可以表明这两个传说故事在流传、演变过程中发生变异的可能性，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后人把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写进史书的时候，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了使它合乎不同的需要，有选择地写进史书的。他们有时候注重这个传说，有时又注重另一个传说，有时则把所有的传说故事都联在一起写进史书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把五箭训子传说和多头蛇的寓言故事连在一起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但是，训子者不是阿兰豁阿，而是变成了成吉思汗^⑥。五箭训子的传说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变异，有时候其中的人物产生变异，有时情节发生变异，又有时五箭变成十支箭或者被挽作筷子等物。拉施特《史集》中载：“据说有一次成吉思汗教训儿子们时‘为进行比较’从箭筒中抽出一支箭给他们说：‘把它折断吧！’〔那支箭〕不费力地折断了。接着给了〔他们〕两支箭，也轻易地折断了。就这样，他不断增加〔箭数〕，一直达到十支”^⑦，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一传说故事写进金巴道尔吉的《水晶鉴》一书中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异，书中说：“有一天阿兰豁阿召来三个儿子，叫他们折一支筷子，儿子们易断之。接着给每人三支筷子叫他折断，但未能折断”^⑧。从阿兰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演化出了若干个与此有关的传说，似乎阿兰豁阿的传说是母传说，其它演化出来的传说又象是子传说。阿兰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在当时流传的很多类似传说中占有

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周围也产生了很多并列的传说故事。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传说逐渐变成了那些传说的核心，围绕着这一核心形成了庞杂的团结故事群或团结型传说圈。那些故事群和传说圈是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从纵的方向来看，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传说在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从中产生出了若干个团结型故事；从横的方向来看，与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传说相并列，同时产生了许多团结型传说故事，并和它并存。

以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传说故事作为轴心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都产生了若干个团结型传说故事，并成为—个庞杂的系统。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传说几乎成了团结和睦思想的代名词，把一切和团结有关的所有的传说故事都套在它身上了。这样一来，阿兰豁阿的传说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并逐渐定型。加拿大学者N·弗莱说：“在前文字社会的语言文化中，主要的构成物是故事，但这些构成中产生出—种特殊的社会功能作用，在其影响下，—些故事比其它故事获得了更重要的意义。特定的故事具有了专门的含义”^⑨。阿兰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故事，不仅在蒙古族的前文字阶段上具有强调团结和睦的“专门的含义”，而且在其文字产生之后的很长的历史阶段上都有团结互助的“专门含义”。

团结型传说故事群的形成也和当时蒙古社会所发生的政治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统一国家的建立要求有—个统一民众思想的政治教育手段，而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之类的传说故事中本来就“都有教育意义，它们全是为了教育目的而讲述的”^⑩。起初，那些传说故事主要是为了进行家庭教育和伦理教育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到了十三世纪，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政治斗争的发展，原有的团结型传说故事也开始转向政治化的道路，为政治上的统—作舆论准备，使人们团结在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帝国的周围，齐心协力地为建立和捍卫统—的蒙古帝国而斗争。德国学者利普斯在他的《事物的起源》—书中说：“传说在原始人环境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文明世界的发言”^⑪。其实，传说不仅在原始人的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处于文明状态的民族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历代蒙古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传说故事，利用它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意图。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的检验而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标准故事和传说是统治者利用的有利工具。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经常运用当时在民间流传的传统故事来进行团结的教育：“他习以为常地敦促着去巩固诸子兄弟之间的和睦大厦，增强他们之间的友爱基础，并且时时不间断地在他的诸子、诸弟、族人的心胸中撒下团结的种子，在他们的脑海里绘出同舟共济的图画”^⑫。《史集》也记载：“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儿子们的遗嘱却是同心协力，他曾经说过：‘只要你们彼此同心协力，幸福就将伴随着你们，敌人就战胜不了〔你们〕。’由于这个品格，〔成吉思汗〕和他的家族才得以征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⑬正是在这一政治需要之下，蒙古族传统的团结型传说故事在十三世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阿兰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更是深入到人们的心底，成为进行团结教育的权威性传说故事。所有的对子女进行教育者无不用它来进行形象教育。特别是在家庭教育中，它成了有效地进行形象教育的最好的方式。《秘史》记载河客伦额客经常引用阿兰豁阿的传说来对孩子们进行家庭教育。她常常“引证了古语、祖言责备儿子们”^⑭。当时，家庭教育的中心思想也是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家教的内容也主要强调团结互助思想。象阿兰豁阿五箭训子之类的“那些成功的故事变成了家庭中的标准故事，并为亲属的观念奠定坚实的基础”^⑮。那些传说故事对增强家族的内聚力和团体内部的凝聚力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秘史》中还记载有—个饶有兴趣的传说是都蛙锁豁儿的传说。这一传说也是从《秘

史》所载系谱中分化出来，并且其神话色彩比较浓厚。《秘史》记载：“都蛙锁豁儿的额中生了一支独眼能望见三程远的地方。

有一天，都蛙锁豁儿和他的兄弟朵奔篾儿干一同上到不儿罕山上。都蛙锁豁儿从不儿罕山上眺望，看见沿着统格黎小河迁移来了一群百姓。

都蛙锁豁儿：“那群百姓里边，车座上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如果还没有嫁人，可以给朵奔篾儿干兄弟求婚”。这样说了，就叫朵奔篾儿干去看一看。

朵奔篾儿干到了那里一看，那位姑娘果然是一位出色的漂亮姑娘，而且还没有嫁人”^⑩。

与都蛙锁豁儿传说类似的独目巨人神话比较普遍地流传在世界各民族中，特别是在古代社会中这类神话较多。众所周知，古希腊史诗《奥德修记》中就出现过叫波利非姆斯的独目巨人。据蒙古学者沙·嘎丹巴先生考证，中央亚细亚也有与波利非姆斯相似的基克洛普神话故事记载^⑪。中国古书《山海经》中也有“一臂国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黄马、虎文、一目而一手”^⑫，“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而居”^⑬等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粟”^⑭的记载更为详细。丁乃通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的1137条中单独列了一个〔吃人妖魔（独眼巨人）失明〕的故事类型。另外，在我国其他一些民族中也广泛流传有这类的神话与传说。

除《秘史》的记载之外，蒙古族民间文学中还有其他有关独目巨怪的神话传说故事。据仁钦先生说，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中也有“独目小蟒古思”、“独目蟒古思的父亲”之类的母题，并且蟒古思的独眼也和都蛙锁豁儿的独目一样有惊人超凡的视力，有些史诗中讲，它还能够从远处看见蟒古思的两个姑娘^⑮。《卫拉特蒙古神话故事》一书中还记录了有一个头顶上长着一只眼睛的英雄故事^⑯。

独目巨人神话、传说不仅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而且很早以前有人就开始研究这一类神话传说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指出，波利非姆斯代表着所有的畏神的巨人们。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认为，这类故事“一定是在荷马以后才编造出，并窜入〔奥德修纪〕史诗里去，才套到荷马身上去的”^⑰。他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之后指出：“在人类中首先出现的是庞大而奇特的，例如独眼巨人们……这类的巨人曾经被发现过而且至今还在发现中，绝大部分都住在山区，他们的巨大的骷髅和出奇的庞大体格又被凡俗传说加以夸张”^⑱。他把神话传说中出现的形象看作人类历史上在某一时期生存过的真实人物的记载。而英国学者汤恩比的观点却和维科恰恰相反。他认为独目巨人只是一种“非社会的独眼巨怪”^⑲。袁珂先生把《山海经》里的“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黄马、虎文，一目而一手”的记载解释为半体人骑半体马的神话。还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独目人进行考察，指出：“独眼睛时代人是一种介乎猿与人之间的动物，他们即不同于猿类，但也不是会说话会劳动的真正的人。这样的人类，正是恩格斯指出过的‘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和发生着‘食人之风’时代的人类。这样的时代，即是人类的蒙昧时代”^⑳。以上提到的国内外学者对独目巨人神话的观点和看法对于研究《秘史》中的独目巨人传说——都蛙锁豁儿的传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蒙古族学者和其他民族的蒙古学家对《秘史》中所记载的都蛙锁豁儿传说进行过不少有意义的探讨。很早以前《水晶鉴》的作者金巴道尔吉对都蛙锁豁儿一词作过词义上的解释。他认为，由于都蛙锁豁儿虽然说是瞎子（锁豁儿），但在有的史书上记载他的“额中生了一

